景宋本禮記正義

六

禮記正義卷第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　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

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唯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

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　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　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唯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

注 帝謂至禮亡　正義曰證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爲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爲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

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案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揔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類爲祭名也案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爲祭名也案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爲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爲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事謂征伐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

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所以節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事謂征伐

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爲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揔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事則與此常朝別也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已之所行故後言之

注將謂至節樂

正義曰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

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柷敔皆所以節樂者案
漢禮器制度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敔如小
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柷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
寛故以將諸侯之命敔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
伯子男之命　諸侯至天子　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
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
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内若九命
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
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
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
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
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公九
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
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
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
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

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

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殊之制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尚書至之制 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爲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旣是殊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爲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案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

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小學大學頖之制者以下文云頖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頖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 注辟明至教也 正義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雝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頖是分判之義故爲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案詩注云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注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理之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又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皆論水之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

之地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云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爲國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禡師祭也爲兵禱 正義曰案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爲師祭也謂之禡者案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禡爲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爲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爲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爲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爲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故異義夏侯

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愼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駮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　受命至馘告　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禀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揔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　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　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馘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　注釋菜至

獻馘　正義曰案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案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案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頖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案周禮宗伯師還獻愷

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厨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爲盡物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爲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獺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
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
蟄不以火田 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絶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
藏 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 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 不
覆巢 覆敗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 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爲田除害故稱田也 一爲乾豆者謂乾之以爲豆實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 二爲賓客中殺者也 三爲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故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污泡死最遲故充庖

厨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髃爲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

注 三田至曰狩

正義曰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爲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案穀梁傳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覩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

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此注爲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爲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強擇也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也　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　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遇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　天子不合圍者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唯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　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

注綏當至弊之　正義曰綏字是糸旁妥是登車之索緌字是糸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字故云綏當爲緌云有

虞氏之旌旗也者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緌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緌故鄭荅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巳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虞旌謂田獵罷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緌不同也　大夫至田獵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綏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緌異於周也注佐車驅逆之車　正義曰案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各不同也案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

獲禽獸將畢揔放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旣畢布列車乘揔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即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旣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鄭云百姓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又云冬徒弊注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　獺祭至火田　案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案魯語李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罜羅網又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　豺祭獸然後田獵者案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　鳩化

爲鷹然後設罻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爲鷹是也設罻羅者案說文云罻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罻羅揔是捕鳥之綱　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案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揔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内火案司爟云季春出火季秋内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案春秋昭六年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

注 昆明也　正義曰案說文曰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

從日故爲明 不麛至殀夭 不麛不卵據春時特甚不殀夭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麛䴠天鳥翼鷇卵是春尤甚此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旣云獸長麛䴠夭夭與麛䴠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夭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 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 祭用數之仂 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蹠也紼輴車索 喪用三年之仂 喪大事用三歲

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之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樂以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冢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各隨文解之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　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

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爲來年出用之數　注通三至給爲

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揔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唯有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爲者給謂給百官賔客及民人也爲謂爲造國家器物也　注筭今至什一　正義曰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爲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

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阞捎其藪彼注阞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内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

注不敢至車索　正義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云紼輴車索者以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荅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内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

故鄭荅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案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案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　注暴猶至鐃也　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浩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鐃也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　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旱之歳歷運有常案律曆志云十九歳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

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揔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箇陽九年一箇陰九年一箇陰陽各七年一箇陰陽各五年一箇陰陽各三年災歲揔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律曆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

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

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各依文解之

注尊者至姻至　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與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案左傳

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揔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
者皆以降二爲差故揔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
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
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案膏肓休以
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玄箴之
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
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
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
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
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
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
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
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案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
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
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
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愼謹案易下邳

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案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其諸侯夫人喪公羊

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許慎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鄭駁之云案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者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慎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案左氏昭三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爲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

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　庶人至貳事　庶人之喪
賤無碑繂窆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縣窆威儀既少日又
促遽將葬之時不爲雨而止庶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
土爲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
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内許其終喪除居
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注縣
封至辟也　正義曰知縣封當爲縣窆者若封是封土無
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爲窆也不直云封當爲窆
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下封相
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紼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
繂今庶人無紼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紼下棺云雖雨
猶葬以其禮儀少者案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
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
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
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
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

鄭氏無駮與許同案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爲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云封謂聚土爲墳者以對上封爲窆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爲墳云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者是周禮冢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爲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案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貳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

注從死至牲器 正義曰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

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事故祭中兼爲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知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 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

與親廟四大祖后稷郟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

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此周至而已 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郟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郟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

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三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爲

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

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唯存后稷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注大祖至君廟 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

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唯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注 大祖至亦然 正義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揔包上三事如鄭志荅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

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故鄭荅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荅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摠號故春秋殺卿經皆摠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

傳云紀季以酅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 注 謂諸至二廟 正義曰案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旣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揔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 注 寢適寢也 正義曰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五祀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各隨文解之　春曰礿者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礿者新菜可礿　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　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　冬曰烝者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

注 此蓋至之名　正義曰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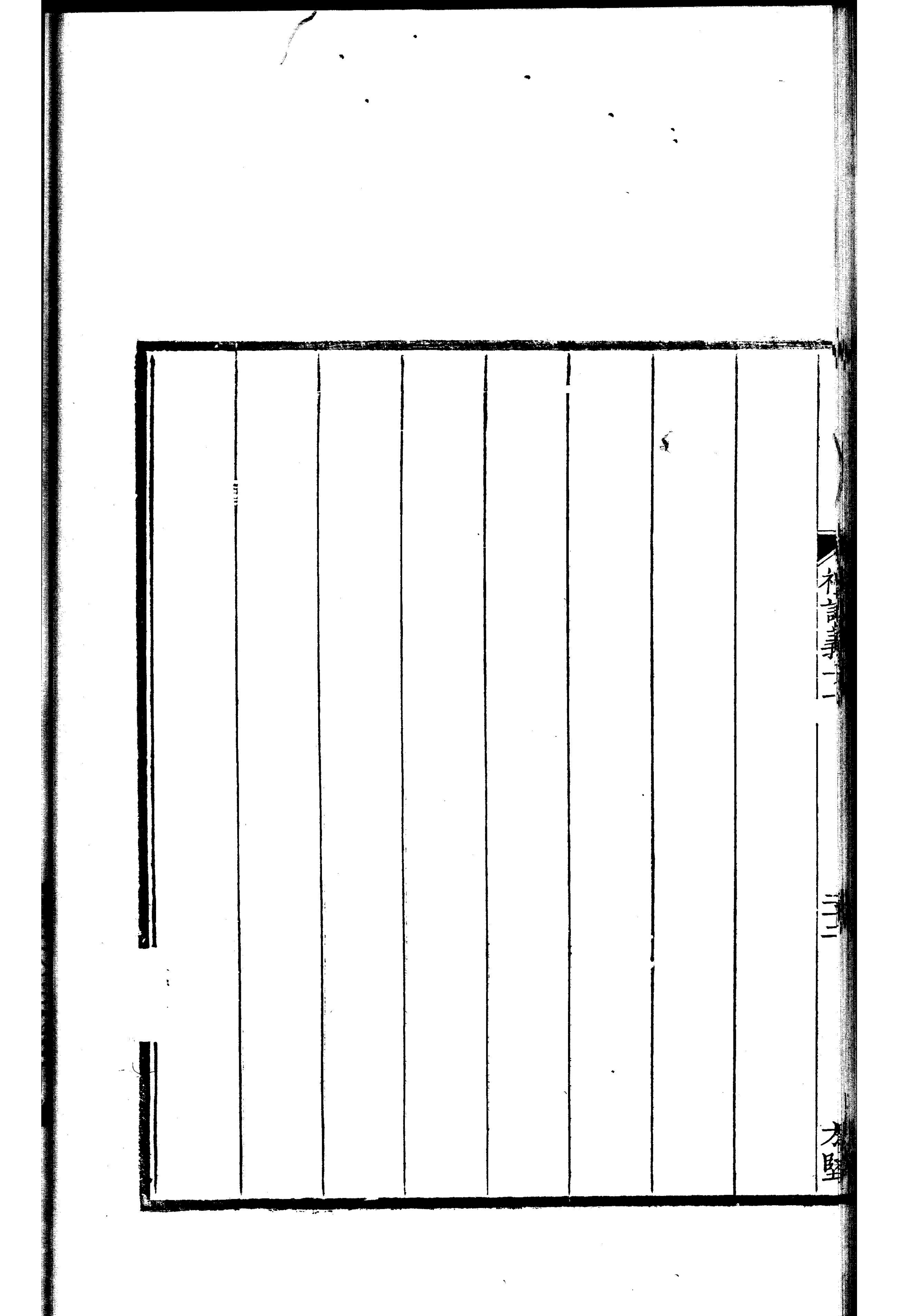
祫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破禘爲禴故於祭義略之
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者案宗伯云以祠
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爲祫祭者案公羊
傳云五年而再祫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
是禘爲祫祭祫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
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祫之祭名以夏祭之
禘改名曰礿而詩先言礿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
句也于公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注
五祀至三耳　正義曰知五祀是司命中霤門行厲者案
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
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
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
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
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
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案
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霤門行以爲祫禮此大夫

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揔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旣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 注 視視其牲器之數 正義曰案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案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云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

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揔爲五等諸侯

注 魯人至是也 正義曰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七



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注】昔夏至禮也 正義曰案祭

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鮌云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者案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鮌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與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案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于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鮌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鮌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鮌晉既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鮌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鮌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祭鮌故云無主後也其黃熊之言稱入羽淵案爾雅釋

三足爲能先師或以爲黃能義或然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

諸侯礿犆 互明犆礿文 **禘一犆一祫** 下天子也祫歲不禘 **嘗祫烝祫**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各隨文解之　天子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爲祫祭唯犆爲時祭之礿故云犆礿夏秋冬之時先爲祫祭後爲時祭故云祫禘祫嘗祫烝

注天子至一禘　正

義曰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案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旣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云後因以爲常者案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祫祭是後因以爲常云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殷巳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爲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祫祭每年皆爲又云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三時俱祫然案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礿而巳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

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祫大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有事禘也爲仲遂卒略言有事僖也宣也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堂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者謂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内再爲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禘不譏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

月祫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
譏其速也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
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
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
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
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
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
喪始祫大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六年
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
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
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
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
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
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
昭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
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昭二十五

年禘于襄公也此是鄭論魯之禘祫鄭又云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推況可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案穀梁傳以年數者不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閏二十一月者鄭欲盛言日月闕少假令通閏止有二十一月耳鄭於禘祫志除莊公之喪少四月而荅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爲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是也此云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案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𤰞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揔就喪畢祫於大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

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
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
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
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揔
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大祖所
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
爲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
者唯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
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始
爾雅云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社元凱皆以
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
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
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
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
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
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

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唯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　諸侯至不礿

礿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礿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礿則不禘也　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　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　烝則不礿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礿得祭者爲始故也　注虞夏至時祭　正義曰此云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礿而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礿也　諸侯至烝祫　諸侯降於天子故礿在犆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礿在犆上　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爲禘祭唯犆一祫而已闕

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礿在犆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　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爲大祭之祫故云嘗祫烝祫鄭既云諸侯祫歲不禘是諸侯當祫之歲法不作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故違鄭注其義非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

握賓客之牛角尺握謂長不出膚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祭饗庶羞不踰牲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各隨文解之

注有田至祭韭　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議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烝魯王禮也則天

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義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其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春秋桓八年正月已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為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為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祫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為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

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案義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言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記閤荅曰此上下兼説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脅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豳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旦之時獻羔祭用韭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 注新物相宜 正義曰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是也 注握謂長不出膚 正義

曰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 注 故謂祭饗　正義曰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注 祭以至爲羞　正義曰案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酏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爲羞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

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

市廛而不稅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關譏而不征**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麓山足也**夫圭田無征**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各隨文解之○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故云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無以言之○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藉之言借也唯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

市所賣之物市内空地白廛城内空地曰肆　關譏而不征者征稅也關竟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遏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　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内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絜白也言卿大夫德行絜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注藉之至殷時　正義曰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為非禮明依禮唯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案孟子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

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
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
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唯得五十畝之地皆
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
唯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
夫之地盡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
一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
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
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
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
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
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云
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
民力也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
而助相當故云古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案
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

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注云廛里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仕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爲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爲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

用助法者案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内耳但郊内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内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巳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内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

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爲作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

【注】周禮至畿也　正義曰引周禮者證凶荒之時雖無征稅猶須譏禁禁謂防遏爲重其務則雖無凶荒縱不賦稅猶須譏禁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

【注】麓山足　正義曰案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爲鹿鹿山足也案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川澤之異也

【注】征稅至什一　正義曰載師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征謂稅也引孟子書者證卿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絜也言德行絜白也而與之田務所不稅者務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鄭云此即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者載師文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治宮室城郭道渠

【疏】正義

曰此一經前明以穀法此則兼逋周禮三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案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 **疏** 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塋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

司空執度度地 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 觀寒煖燥濕 沮謂萊沛 **量地遠近** 制邑井之處 **興事任力** 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寬其力饒其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井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

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注）觀寒至萊沛　正義曰言觀寒煖解四時燥濕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濕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胤云沮澤下濕地也草所生爲萊水所生爲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注）制邑井之處　正義曰築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爲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造邑井即左傳所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正義曰上云用民之力唯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興事言興則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案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者　凡國家爲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注云寛其力老給壯粮故云饒其食　凡居

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使其材埶堪地氣也）廣谷大川異制（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俗（謂其所好惡）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謂其情性緩急）五味異和（謂香臭與鹹苦）器械異制（謂作務之用）衣服異宜（謂氈裘與絺綌）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

然浴則同川卧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毛羽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

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別之事各隨文解之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者材謂氣性材埶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王者居處各須順其

性氣材埶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即其義也 注 情性緩急 正義曰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好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謂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遲速六事而注唯云緩急者細別則有六大揔唯二剛輕速揔是急也柔重遲揔是緩也此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臯陶行有九德是也 注 謂作務之用 正義曰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粤之用鎛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揔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 脩其至其宜 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爲言脩此教化之時當隨其

風俗故云不易其俗　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注云教謂禮義政主政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　中國至曰譯　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北方曰譯揔論四夷中國之異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者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　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　有不火食者以其地氣多煖雖不火食不爲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　雕題交趾者雕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唯雕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卧時頭嚮外而足在内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髮斷故也　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　衣羽毛穴居者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者言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

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　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韋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戎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

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注】雕文至爲病　正義曰案漢書地理志文越俗被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浴則同川卧則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注云僢而同邸正本直云卧則僢足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注】皆俗至鞮者　正義曰言寄象狄鞮譯皆是四夷與中國皆俗閒之名也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之言必有從於古欲證古有狄鞮之言鞮與知聲相近故鞮爲知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得猶足也無曠土

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立小學大學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　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禮記正義卷第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帥循也不循教謂敖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耆老皆朝于庠

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序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

齒猶録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之也能習禮則爲成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

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皆以四待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此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弃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重弃人屏之

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當爲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主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之事各隨文解之 脩六禮以節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而節其性也 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齊八政以防淫者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爲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

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淫　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
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
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惠逮及之
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
以絀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
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崇德簡不肖絀惡揔之於此從命
鄉簡不帥教者至終身不齒論絀惡之事謂鄉人入學不
帥師教屏退絀除也自命鄉論至曰造士論崇德之事謂
鄉人入學德業有成升名進於司徒又鄉人所學須有經
術自樂正崇四術至詩書明所習業之事非唯鄉人所教
如此王子公卿之子亦當須教其不肖者亦當退之自王
大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屏退之事但鄉人既
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
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爲造士於是大樂正
之官揔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
故云大樂王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是揔包鄉人及王子及公卿之子學業成者【注】帥循

至司徒　正義曰帥循也爾雅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六

鄉大夫皆司徒統領周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

耆老至事焉　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

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

學內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

於鄉學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

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

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

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

唯鄉內之人【注】耆老至養老　正義曰揔言耆老其數

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畧說云大夫爲

父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

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致

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有朝王之嫌

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射上功在州學

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上齒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云鄉謂飲酒也者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此鄉旣有上齒之文故知謂鄉飲酒也云鄉禮春秋射者案州長職云春秋而射于州序然則射于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得爲射也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飲酒而養老案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此云上齒案黨正職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解此鄉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亦謂之飲酒　注中年至觀焉　正義曰案

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敖很之人爲之習射習鄉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注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注不去間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云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禮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

注 郊鄉至郊學 正義曰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

注 遠郊至之學 正義曰案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旣二百里爲

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以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各立學揔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　注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録也　正義曰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鎭蕃也蓋隨罪之輕重而爲遠近之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内畔故下注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録也者案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録其長幼故云齒猶録也　注移名至藝者　正義曰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録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

此鄉學之人有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才藝此唯升名司徒未即貢舉入官也案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以鄉飲酒之禮興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大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試㪅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者爲㪅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 注 可使習禮者學大學 正義曰案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 注 不征至成士 正義曰征謂力役故云不給繇役此繇役者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也上文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者雖升名司徒

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次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免其繇役定本云升之學無大字升諸司徒則不征於鄉升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皆免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士云能習禮則爲成士者以二十習禮禮以立身故爲成士然習禮必年二十案書傳適子二十入大學餘子十八入大學然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已能習禮爲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則亦早能習之　注樂正至大學　正義曰樂正掌國子之教者案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引虞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者證以樂官教胄子之義孔注尚書云胄長也謂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云高尚其術以作教也者謂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引尚書傳曰以下書傳略說文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樂正之官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則詩書禮樂之等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

先王之道路謂之術【注】春夏至相成　正義曰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得爲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爲安靜舞爲鼓動舞爲陽聲爲陰故大胥云春釋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者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者若不互言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言其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今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爲偏主耳【注】皆以至諸侯　正義曰皆以四術成之解經皆造焉謂王大子公

卿大夫元士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術造焉云王子王之庶子也者以經云王大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云羣后公及諸侯者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之中是三公及諸侯也 注皆以長幼受學

正義曰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 注此所至止也 正義曰此所簡者謂王大子以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所簡兼有鄉人故明之也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案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文鄉人中年考校恐此亦中年故明之也知九年者以下即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鄉及移郊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 注習禮皆於大學也 正義曰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昔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注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

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
學之中至九年爲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
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
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
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
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
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
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
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
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注云習禮皆於大學
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
可知也 注棘當至大遠 正義曰僰之言偪者案漢書
云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偪者以與寄文相對寄
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僰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爲偪
迫於夷狄也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者案漢書地理志
云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

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古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鄭此注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

大樂至進士　此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士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

司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論定然後官之使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命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

士禮葬之以不任大夫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

車甲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

臝股肱決射御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凡執技以

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言技謂此七者凡執

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欲專其事亦爲不德出鄉

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者出鄉不與

士齒亦賤疏正義曰此一節主論司馬之官用其人及發兵論射御及居官黜退之事　司馬辨論官

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

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

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論進士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屛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　任官然後爵之者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　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

注 以不任大夫也　正義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有發至車甲　有發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注 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正義曰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士以車甲故知發謂軍師發卒也

凡執至士齒　執技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幷射御之外祝史

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其賤故出鄉不與士齒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蠃股肱決射御者言此既無道藝唯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　注言技謂此七者　正義曰七者謂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前經以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史醫卜並列見其色目　注欲專其事亦爲不德　正義曰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爲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　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　必三刺　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　有旨無簡不聽　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　附從輕　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　赦從重　雖是罪可重猶赦之　凡制五刑必即

天論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即或為則論或為倫郵罰麗於事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正以獄成告

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當作宥宥寛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凡作刑罰輕無赦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

道以亂政殺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瑴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此四誅者不以聽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明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亦爲人所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

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禽獸魚鼈

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關竟上門譏呵察疏正義曰此一節揔明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各隨文解之從此至赦從重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　正刑明辟者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正刑明辟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　附從輕者附謂施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　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爲而入重罪今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眚災肆赦是也注一曰至萬民　正義曰案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欲

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爲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 注 簡誠至爲罪 正義曰旨意也簡誠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實者則不論之以爲罪也 注 雖是罪可重猶赦之 正義曰此赦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入輕所以再見其文者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放赦從重所以異也 凡制至於事 此一條論造制五刑須合天意輕重施於刑罰必附本情 必即天論者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中論或爲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 郵罰麗於事者郵過也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麗附也言斷人罪過及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爲喜怒也 注

制斷至爲倫　正義曰經云制五刑必論古人造制五刑下云必即天論及郵罰麗於事皆論斷罪之法故以制爲斷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爲斷也引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者證經即爲即就之義案宣元年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言論或爲倫者諸本或有作倫者故云或爲倫也　凡聽至成之　原本也權本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　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者謂謹愼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別之謂分別善惡使不相亂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者謂聽獄之人盡悉己之聰明尋其

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　疑獄汜與衆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衆庶共論決之也　衆疑赦之者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小大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　成獄至制刑　成獄辭者謂獄史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　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吏也正獄之正也吏以成辭告於正也　正聽之者正得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　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以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　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大司寇得正之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　王命三公參聽之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共參準

聽之也　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者三公參聽得其情實
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　王三又者三三事也又當為宥
宥寬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也　注正於至
所置　正義曰案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
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
之等云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廷
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
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
　注周禮至位焉　正義曰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
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
殊其文書謂殊異其讞死刑之罪別為簿書而要之鄭云
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即是囚之伏辯錄為要
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案朝士職掌外朝之法
云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
人故知聽於外朝也云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
故其職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鄭康成以爲此外朝位在臯門内庫門之外【注】王使至其期　正義曰經直云王命三公參聽之得知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者以參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參而聽之上既有正與司寇故知司寇及正在焉云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者案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此遂士職文也獨舉遂士公會其期者以經云王命三公故舉遂士言之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之獄王命六卿會之六卿以獄告于王也【注】一宥至遺忘

正義曰此一宥以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識審也不審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以三事宥之若不當

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　凡作刑罰輕無赦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也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也

刑者至心焉　此說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侀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侀是侀體之侀訓此刑罰之刑以爲侀體之侀言刑罰之刑加人侀體又云侀者成也言侀體之侀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焉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　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正義曰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若巫蠱及俗禁者案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宮是也初江充曾犯太子後王將老欲立太子太子立必誅充充遂謀太子爲桐人六枚埋在太子宮中乃譏太子於帝曰臣觀太子宮有巫氣王遂令江充檢之果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針刺之太子以自無此事意不服遂殺充武帝故怒遂遣

丞相劉屈氂將兵伐大子大子急竄亂於湖縣民家而藏後事發太子遂自殺而死於其處湖關老人訟大子無罪帝乃悔之因立園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蠱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俗禁者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 注淫聲至機窒 正義曰淫聲鄭衛之屬者以鄭衛多淫風故鄭衛為淫聲云之屬者則桑間濮上之音故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也云異服若聚鷸冠瓊弁者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瓊弁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服虔注云謂馬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窒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窒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摠謂般也 行僞至衆殺 行僞而堅者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僞而辯者謂言談僞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 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 順

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衆如此者殺案史記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

注 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　正義曰習僞習非是虛華辯博而澤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　假於至衆殺

注 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謂假託鬼神假託時日假託卜筮以疑於衆鬼神時日卜筮共有假文

注 今時至違制　正義曰謂今時之人持執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牆蓋謂舍宇

注 尊物至賣貴也　正義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

注 凡以至多少　正義曰此經之物若其合法度則得粥之其不合法度者則不得粥也　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　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注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尺八寸爲尺鄭注四當爲三則帛廣二尺四寸用器弓矢耒耜

飲食器者既夕禮文既夕躬杅之屬即飲食器也 注 不示民以奢與貪也　正義曰錦文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此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虣云禁屬遊飲食于市者是也前經圭璧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注云非民所宜有謂全不合有以其名位卑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前文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璋案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璋皇氏之義非也 注 周禮至陰木

正義曰此周禮山虞文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故云執禁以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爲異言之人防姦僞察非違 大史典禮執簡

記奏諱惡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奏其諱惡之事奏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奏進於王以所諱所惡 注 諱先王名 正義曰下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爲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奏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奏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巳具下檀弓疏此惡亦兼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注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天子齊戒受諫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

戒受質質王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此三官之屬百官齊戒受質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饗養之成歲事斷計要也制國用疏天子至國用　正義曰此下至制國用論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也齊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

故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
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
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　冢宰齊戒受質者冢宰是貳
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
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
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
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
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
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
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
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
戒受天子所平之要　然後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
時飲酒勞農也　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
用故云制國用也　注歲終至爲也　正義曰知齊戒受諫是

歲終者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連接故知是歲終也改其歲終受質故知諫王當所改爲謂改其舊事更爲新事故用歲終襄十四年左傳師曠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彼諫王過惡故用正月與此別也 注司會至計要 正義曰案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案周禮注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此則揔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謂一歲簿書揔要成就 注大樂至會也 正義曰案上文司會直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爲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云從從於司會也者以文承上司會質於天子故知從質者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之質以其事少文不見耳 注百官此三官之屬 正義曰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案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案夏傳司

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
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九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各依文解之　凡養老

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戸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摠爲七也　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云燕者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　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　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

秋冬養老之時用殽人食禮之法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
之法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
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
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
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
之爲飫也其禮亦有飯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
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
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
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酬數亦當依命其牲
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餚烝謂以燕
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
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
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
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
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
委與之也故國語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

之是也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來則當與
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
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
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爲度
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
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
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
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案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
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
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
狗謂爲燕者詩毛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
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
也然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
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詩湛露天子燕諸侯
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其此
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

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注）兼用至秋冬　正義曰兼用之備陰陽者以燕之與饗是飲酒之禮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故云備陰陽也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者郊特牲文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甞無樂是故春禘而秋甞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甞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春秋各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爲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

行畢義或然也　五十至諸侯　此謂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　六十養於國者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　七十養於學者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　達於諸侯者　言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盧王等以爲養於鄉云不爲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故鄭注云國中小學也　注　國國至明矣　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饍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煖溫）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

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五十而爵賢者命爲大夫六十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致政還君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老人力衰與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　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瞽人無

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　五十至可也　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自養之法隨年爲品也　五十異粻者粻糧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　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　七十貳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　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　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　膳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　六十至后制　六十歲制者明老而預爲送終之具也年既衰老故逆辨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也其椑則死後爲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

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辨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辨轉切也　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辨衣物易得者也漸老彌切也　九十日脩者至九十棺衣

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爲近於終故也　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者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云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七十至有秩　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　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　九十日有秩者以至年老方極秩常也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注 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　正義曰案儀禮大射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彼鄭注云變爾言揖使近北者爾揖君則退謂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注云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之終也

注 每月致膳　正義曰經直云月告存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必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膳也

注 力

稍至不孤　正義曰以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唯據庶人之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爲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案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愼謹案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巳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是許以周禮爲非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如鄭正言力政田役爲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

義云五十不爲甸徒也成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内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云是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爲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案喪服云宗子孤爲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 注 賢者命爲大夫 正義曰經文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爲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爲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幼爲大夫爲兄之長殤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絿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

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廢於人事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

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自從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皆學至如之 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饔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爲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爲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廱在郊

注 皇冕至朝也

正義曰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冕屬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案上注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殷未聞者以皐陶謨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虞夏之制其實唯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

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以爲養老首還服皇冠崔氏云以爲與夏同冠未知然否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尚白用縞衣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云殷尚白而縞衣裳者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此縞衣謂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脩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者案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者玉藻云魯季康

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故康子僭效之宋既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案詩頍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尚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　將從至從政　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唯三月不從政　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

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餼廩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

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道有三塗遠別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廣敬也謂於塗中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案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植鎛注云使擊鍾籧篨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盧注云扶

持也盧戟柄也矇瞍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聾瞶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蘧篨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 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猶空也

疏 正義曰父齒者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造爲也

疏 正義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方一里者爲田

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萬億今萬萬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揔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小大各依文解之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案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

注 億今十萬　正義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旣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

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 注萬億今萬萬也 正義曰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秖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 冀州域 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 豫州域 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

遥 荆州域 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 徐州域
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 亦冀州域 自西河至
於流沙千里而遥 雍州域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
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
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
億畝 九州之大計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
其餘六十億畝 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
疏 正義曰此一節

論四海之内地遠近里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自恒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爲近者謂過千里遥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遥近皆放此也　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

寸二分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疏正義曰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

注案禮至五里

正義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

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别剩六十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揔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揔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揔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揔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揔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

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

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州別方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　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

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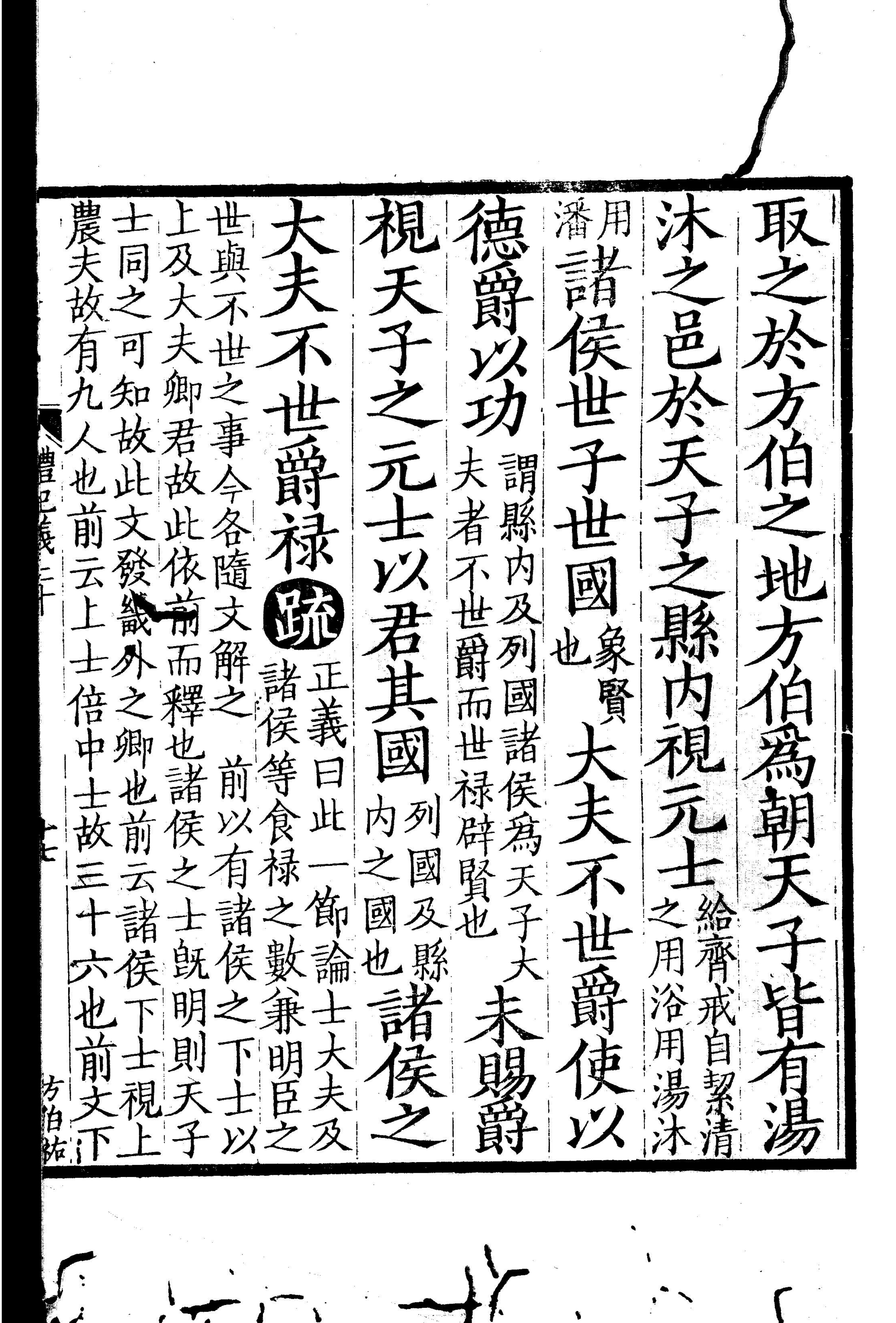
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疏 正義曰天子縣内地

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　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令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摠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　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摠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摠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内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内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諸侯

之下士禄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
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
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
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
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
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
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
其禄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禄



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給齊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諸侯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今各隨文解之　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文下

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　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君謂大國之君也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者謂夏伯郡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　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郡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　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　次國之卿合於其君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注給齊至用潘　正義曰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湯沐

之邑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駁當從許說

注謂縣至賢也　正義曰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

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揔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揔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illegible]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揔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内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内者亦君畿内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内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内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　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者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禄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六禮冠昏喪祭

鄉相見（鄉鄉飲酒鄉射）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禮記正義卷第二十

